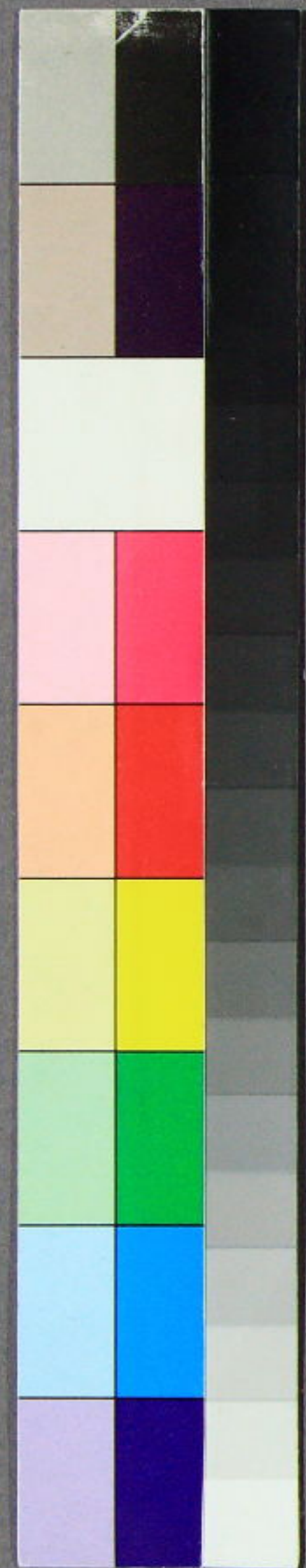


戊戌

桐原紀年二

共十五

リ 6  
4082  
2



門戶伊6  
號4082  
卷15-2



勅戒 常叅

紀年錄卷之二

戊戌五十四歲正月初四日承命入侍

傳曰右相入侍事使備邊即傳諭承命入侍臣

進曰歲律更新方切瞻天之願今承入侍之命

不勝惶感矣上曰新年欲見卿召之矣仍宣饌

侵夕而退

初六日常叅入侍

常叅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俄者領左相所陳已

無餘蘊臣豈有別般意見而第伏見元朝所下綸

音以風俗之乖而人才不興紀綱之墮而財用又



匱十行絲綸反復勤摯雖使臣罄竭愚衷極言不諱亦豈外於此乎夫風俗之淳漓固在人君導率之如何而人君不可獨運於上必待賢能之各供其事則風俗之丕變實係乎人才之用捨矣古語曰才不借於異代又曰天生一代人足了一代事今日亦豈無人才而特因臣等之不能舉而進之或有棲屑於下位或使湮沒於草莽 殿下雖有用賢之誠何由而致之哉臣於初筵嘗以各薦人才仰請蒙允而已過半年尚未施行便作紙上空言殊甚慨然今若依臣前日之請使之各舉所

知分畀職任責其成效則人才不期興而自興風俗不期變而自變矣近來紀綱不可謂不隳而究其所以隳之故豈有他哉如臣無似忝在輔相之列舉措不足以聳人威望不足以服人故大臣由是而益輕朝廷由是而不尊以致百僚無矜式之所而自底於怠慢四方無觀瞻之效而自底於玩愒此非臣循例辭巽之言實狀卽然也今若斥退臣身改卜良弼使之董率飭勵則無所事於督過警失而紀綱庶幾自立矣至於才用之匱古今之通患而聖人論生財之道但曰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此言自世俗觀之殆近迂緩亦未必有速效之  
可期而生財之道固無捨此而先務者今若分付  
方伯使之勤課農桑分付有司使之撙節用度則  
無所事於興利殖貨而財用庶幾自裕矣 上曰  
所奏是矣當體念而下款辭職過矣  
初十日次對入侍○十一日差文臣殿講考官○十  
二日以試官入侍○十四日差 孝明殿望祭亞獻  
官○十五日承 命入侍  
傳曰璿源殿奉審時有所下教三大臣及戶禮工  
判入侍假注書權心彥來宣承 命入侍入侍時

增修璿源殿

傳曰 先朝御容三月以後當為奉安於璿源殿  
第二室其在仰述之道決不可張大勿設都監戶  
禮工三曹判書及戶曹即廳一員待令重事體之  
道不可無董役之官大臣中領相監董

十八日以文臣殿講試官入侍

十六日入侍時十八日文臣殿講試官以十二日  
試官為之事 下教是日入侍 上曰凡文臣之  
未分館者不參於殿講製述何也 臣對曰聞前例  
則然矣 上曰此不過謬例此後則各別申飭勿  
論已分館未分館使之一齊進參可也

文臣殿講未

分館一齊進

參

附廟時進冊

東朝

慈宮進冊

下詢

二十一日隨 駕詣景慕宮○承 命入侍

傳曰三公九卿三司長官命招入侍承 命入侍  
上曰予有下詢者故今日特召卿等矣日月迅駛  
先大王祔禮不遠將進冊寶於 東朝矣自不覺  
欣感之交集而獨於 慈宮無一字上冊情禮俱  
缺雖以前史觀之皇子公主既有錫冊之規且我  
朝亦多有可據之例以此以彼既無貳尊之嫌又  
無壓尊之事舉緝典進義冊烏可已乎卿等其陳  
所見諸大臣以次仰陳右議政徐命善曰以 先  
朝言之順康昭寧有已例矣諸臣皆無異議 上

命書傳教曰嗣服而上冊於 東朝矣 祔廟畢  
進冊寶禮也惟予寡昧續承大位奉 慈殿為王  
大妃有司議尊冊如古禮居諸迅駛 先大王祔  
禮在不遠行將進冊寶於 東朝矣禮隆顯冊情  
著報本此從古帝王尊親之令典在予寡昧亦可  
謂欣感交集也惟獨於 慈宮不得上一字之稱  
則以情以禮得無不安而虛徐者乎嗚呼予之秉  
執之大義抑或臣僚之所已領會予不更詰大抵  
予意以為禮或近於貳尊事或涉於壓尊而拂義  
任私強欲崇奉則所謂崇奉非吾所謂崇奉也不

以不當崇奉之禮崇奉者乃吾所謂崇奉也嗚呼  
宮園儀之泣血換次良以是也至於茲事既無貳  
尊之嫌又叶揚名之義則其所舉縉典而進羨號  
烏可緩哉且求之前史有可據者稽諸本朝有可  
述者言乎前史則后妃之進號尚屬奠典而雖以  
皇子公主俱有錫號之規也言乎本朝則東朝  
之上號猶係常事而雖於順康昭寧亦有加號之  
禮焉况在先朝賜號於真廟未及延崇之前  
此予所以義起於中而又以為不可不講而行之  
者也 慈殿上號時 慈宮亦為進號當否詢之

禮後服色

大臣爰及九卿三司僉議偕同亦可見不悖於義  
理也可令儀曹知悉舉行  
二十二日行備局坐起○二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 上曰親喪固所自盡且在從厚之義  
禫後素色禮亦無妨而禮堂所云陵幸時不無窒  
碍之端者誠然矣右議政徐命善曰陵幸時墨笠  
黻袍已有定制今不必更加商量矣

二月初三日承 命獻議

吏曹判書金鍾秀上劄以為靖嬪暎嬪封園將因  
先朝下教舉行而先大王定制但止於大王私

靖嬪暎嬪封  
園議

扈衛廳事

親以此推之靖嬪封園固是應行之典而至於暎  
嬪封園似與先朝定制不相應下臣此劄博議  
廷臣云云上命百官收議臣獻議曰夫禮莫重  
於報本而苟因一時之教不體萬年之制非大聖  
人繼述之孝也重臣之劄僚相之論俱皆的確得  
當臣無容更議伏惟上裁

初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上曰扈衛廳事可悶矣卿等欲罷之  
議以其本自有弊乎抑以龍輝之出自本廳乎如  
以有弊則固可也如以龍輝事則不可彼千餘軍

校皆吾赤子豈可以一龍輝之出遽疑三廳許多  
軍校乎右議政徐命善曰聖教誠為允當而本  
廳當革之論自古有之非因一龍輝之出而今始  
創議也上曰此亦事係沿革卿等退更商量今  
日內議定可也

承命入侍○兼扈衛大將

上命大臣禮兵判更為入侍承命入侍領議政  
金尚詰進曰臣等退而思之俄者勿罷之聖教  
誠為至當扈衛三廳合為一廳校卒亦為精抄則  
庶合於存名減額之道矣上曰左右相之意何

如右議政徐命善曰俄者 下教不但本廳將士  
之各得其所光於 聖王仁民之德大矣 上  
命書傳教曰扈衛廳革罷節目尚未啓下者有所  
商量而然矣大抵此廳凋弊全無軍門貽誤無料  
軍卒頗多作挈民間之弊故自登極之初已有革  
罷之議而適因龍輝事出大臣以革罷為奏更以  
思之彼千餘軍官其亦吾民不可以一凶賊之所  
為致疑於三廳所屬也明矣且雖或移屬他軍門  
不過為附庸則於渠落莫亦復如何朝廷之政令  
得宜則淄青將士可以投戈四方之民心解弛則

舟中諸人可為敵國何規規於一扈衛廳哉初無  
革罷之命豈有銷刻之嫌節目議定事置之況今  
三廳元非不易之制始自七廳而為五五而為三  
今既有宿衛所三廳之設亦涉沒緊合設一廳精  
抄其才藝之優者以屬之以存古規以除冗雜以  
慰軍心仍 傳曰扈衛大將非勲非戚不可為也  
近無勲臣一廳國舅領之二廳大臣無焉今既合  
設一廳則宜復古制勲戚為之矣右相雖不策勲  
密通王室豈下勲戚而禁將今帶將任且統宿衛  
入直扈衛軍官自當受其節制不必兼之以右相

扈衛三廳合  
設非勲戚  
毋得兼



為扈衛大將此後雖大臣非勲戚勿兼以復古制  
此非擬望之職如非大臣則將臣中兼之事亦為  
定式施行徐命善曰臣以無似特蒙 聖上拂拭  
之恩猥忝三事之列而至於扈衛廳既以勲戚兼  
帶定式則臣既非勲臣又非戚臣何敢晏然冒據  
乎 上曰傳教中已悉之所辭過矣 同日内局  
副提調入侍時副提調洪國榮曰臣嘗以扈衛廳  
事為一隱憂今則善為區處而大將之右相兼帶  
尤好矣 上曰扈衛大將非勲戚則不可為之右  
相雖不策勲便一勲戚故特授之矣國榮曰右相

之戮力王室非等閑勲戚之比今此委寄允合輿  
望矣

初七日隨 駕詣永祐園承 命入侍○初八日請  
暇焚黃有給由馬澆奠床備給之 命○承 命入  
侍

傳曰右議政入侍假注書李兢淵來宣承 命入  
侍 上曰明日即移安擇日故今日為修掃來此  
而有古蹟之可示者故特召卿矣此有三楨子奉  
安者二楨即 皇朝御製御筆及賜與之物也一  
楨即我朝 列聖御筆及遺蹟也卿其進前奉覽

玉寶蟒衣

仍命內侍奉三楨次第開絨 御覽後俾臣等  
就見楨中一寶匣乃 皇朝所賜玉寶一袂裏乃  
皇朝所賜蟒龍衣其餘三四袂裏乃 御製御筆  
也 上曰此玉寶及蟒龍衣即傳來寶藏之物而  
蟒衣年久猶不渝色亦異矣臣對曰臣等曾於文  
字見蟒衣觀先王之語今乃躬親觀之誠稀貴矣  
奉覽訖臣奏曰三月祥後儀章當有變制之節而  
其中凡係九錫之類乃是受賜於 皇朝者勿論  
吉凶初非我國之所可擅改自今為始一從本色  
事定式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九日焚黃下直○承 命入侍

傳曰璿源殿移安時時原任大臣入侍事遣史官  
傳諭假注書李兢洲來宣

十一日上劄進續明義錄

奉朝賀金致仁領議政金尚喆領府事李潑左議  
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劄曰伏以臣等奉旨開  
局纂成明義錄三編方其祇獻也竊以謂霜露均  
施刑德并流庶將因是而劈破既往之凶圖逆折  
方來之奸萌遵一世而咸囿於會極歸極之治孰  
意前逆既鋤而後出愈僭原書纔上而續編復成

進續明義錄

也噫人心之難化邦運之不幸胡至此極也雖然  
賴皇天 祖宗誕垂冥祐罪人斯得 天討亟行  
曾是呼吸之危卒底泰磐之安而凡諸賊之同條  
而共貫連腸而結肚者咸得其情狀而莫遁乎鉄  
鉞嗚呼其亦不幸而幸矣自古亂逆之作何限而  
要之非一朝一夕之故自辛壬而為戊申由戊申  
而為乙亥其植根既固流波漸大此必至之勢而  
已然之驗也然則今茲之逆由末而知本探微而  
究顯其故可得而詳也夫危逼沮遏厚麟之為元  
惡也剪除戕殺恒簡之為劇逆也當其外內構煽

後先唱喁種下種子寔繁有徒其計莫售於當日  
其毒益熾於死後範凶始備述惡遙和為興文之  
匕為龍輝之鞭為孝任之詛呪為啓能之推戴氣  
機之所闕通言議之所傳述始也 君父之與抗  
終焉 天日之敢射危機在乎半夜 宗祊懍如  
一髮思之骨驚言之髮豎此其前者有浮於菴輝  
後者倍蓰乎獐亮苟於千載之下歷觀今日之世  
則其有不歔歔痛惋於國家之多亂變怪之層出  
者乎嗚呼惟我 殿下以聖神不世之姿有天地  
好生之德凡於懲討之際克體惟恤之仁每遵罔

治之義則噫彼凶徒亦有心腸尚或怵威懷恩為  
一分自戢之圖而奈梟音不息狼性愈肆幸天網  
之太恢乘主勢之方孤嘯聚糾結輾轉滋蔓卒  
為此罔測不道之事而自初渠輩之必欲先除者  
惟是翊儲存社之一介臣而乃今凶蠱餘螫又不  
在別人若相傳法且述賊之以賊投北也置符呪  
枕中而去則其積懟顯逞已在聽政之初吁亦  
凶且慝矣至若逆禳則以王室近宗乃為此輩  
所藉口而把弄認作奇貨推為亂本以致民心震  
蕩國勢岌業上自公卿下至輿僮莫不奔走踴

呼不欲俱生於是乎臣等流涕而爭之殿下流  
涕而諭之勉回惻怛之心務合經權之宜義精仁  
至於乎盛哉至是而臣等所以欽誦於德音憤  
惋於逆徒者尤有倍於向時噫嘻痛矣原夫前後  
之逆固非別件則原編既在宜若無待乎續而然  
其一團打成一串貫來自隱而著始緩而急者不  
有以明之則孰知夫首尾之共連根脉之相通也  
我臣等敬依明命類次成書若乃纂輯義例一  
從原編書既成謹拜手稽首封進焉仍伏念臣等  
受殿下罔極之恩曾不能杜禍亂之漸清凶逆

之源致使 至尊獨憂於上其罪固已難贖矣然而自經近日之變雖愚夫愚婦莫不振腕裂眦崩心沫血幸 宗國之真安而快覩醜類之殄滅也予以見天畀之所同而朝家典刑之服人心也况是書之出而忠者愈見其為忠逆者益著其為逆將使覽者曉然知向背之分倫常之不可侮也以之明天理於將晦正人倫於既斃則實為維新邦命迓續天休之一大機會也臣等不勝其欣忭而頌祝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劄語中前逆既鋤而後出愈惜原書纒上而續編復成

# 親鞫

徽號議定配  
享諸臣圈點

云者尤可見卿等沫血飲泣之意也嗚呼尚忍言哉以予寡昧固難望於歸極會極而龍蛇赤子亦將有賴於是書所進續明義錄即令刊印以壽其傳焉十七日焚黃後入承 命入侍○十八日 特差到記儒生考官○二十日次對入侍○二十一日親鞫時入侍先是西司屢請洪樂任鞫問而上久不從至是允之 上親御帳殿問之仍 命放釋二十四日次對入侍○二十五日以徽號議定及配享諸臣圈點事承牌詣闕○請對入侍

賓廳啓曰今日配享諸臣會圈則九點領議政崔奎瑞八點左議政閔鎮遠左議政趙文命領議政金在魯四人抄啓別單書入之意敢啓 傳曰此是莫重莫大之事果無取捨之嫌乎卿等深加思之母使楊萬里專美於有宋也諸大臣諸對入侍上曰故相臣金昌集之於 先大王有定策立殓之功配食 先王廟庭情禮則然卿等之意何如 臣等對曰 聖教誠然 先王配食之列固不可無故相而特以故相之未及逮事有所咨且延聞故判書閔鎮厚亦未嘗逮事 景廟而配食於

景廟云此為可據之近例矣 上曰雖有近例此係莫重典禮當博考而處之矣仍 命書傳教曰大臣請對既有所奏而少異常格其宜詢問可否故領議政金昌集配享 英廟廟庭當否收議於來會大臣及六卿三司館閣堂上政府西壁諸臣以聞

承 命獻議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獻議曰臣等已於筵中有所陳達而故相臣之為先王一死實合配食於 先大王廟庭而以其有

延圈獻議

異常格初未及抄啓矣既有故重臣閔鎮厚旁照之例今於俯詢之下豈有他議伏惟上裁傳曰初無改圈之命被圈者便是公議則何必自上按之至於故相臣金昌集事有不可已者而又

有可據之例所以詢問者此也大臣既曰有特教配備之例云而六卿三司既已來會就初別單會圈以入賓廳啓曰配食諸臣依傳教就初別單更為會圈則十點領議政金昌集九點領議政崔奎瑞左議政閔鎮遠左議政趙文命領議政金在魯五人抄啓別單書入之意敢啓傳曰知道

二十九日差 元陵朔祭獻官

三月初三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入侍假注書李兢淵來宣承 命入侍上曰今番奏文中儲君二字雖有已例更見之果涉碍眼矣然此不過字句間差誤而顯示未安之意者似由於皇帝耄荒之致自此以後勿論大小事每每執頃則豈不可悶乎臣等對曰本事初非大段失着而意外生梗如此此固由於耄荒之致然彼中物議皆以為我國當有馳价訟愆之舉云矣 上曰今當新服之初彼若以未盡事大之誠

儲君二字  
奏文執頃  
委价示驚

為言則亦甚難處宜卽委价以示驚惶之意而專對之任當屬之誰乎臣對曰臣既無難赴之情勢且區區報效之道惟在此等處臣當入去矣上曰卿之誠意固可感而卿名既在奏文中嫌不可往領相則曾已往來且今年老亦不可往大臣中他無可合者矣輔國中蔡濟恭何如臣等對曰誠好矣上曰副使誰可往者鄭一祥何如臣對曰此人安詳恬靜實合此任矣上曰書狀亦有誰乎臣對曰有沈豐之矣上曰沈豐之非不好矣而做事綜密恐不如沈念祖矣臣對曰三使皆出

聖簡而可謂極逆矣

初四日承 命入侍

傳曰今日夕上食時原任大臣入參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李兢淵來宣承 命入參夕上食後上命大臣進前教曰日月迅駛遽當此日慟隕之情穹壤罔極今年卽戊戌而先大王庚子戊戌何以堪忍之教尚今在耳且今年寒食又是毓祥宮忌辰故寒食日欲詣毓祥宮行的獻禮矣臣等對曰今承 下教臣等亦不勝愴痛矣

初五日差祔廟都監都提調



是日祔廟都監監造官九趙亨達呂善養林夏喆  
李獻祐洪樂淵沈健之李命圭尹泰國金翼均差  
下啓

初七日内局入侍

内局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今番使行不日當發  
而咨文上來後奏文當為入寫回還使臣雖未及  
復命咨文則渡江卽時先為罔夜騎撥上送之意  
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

因進書失儀事待命金吾有勿待命之命

是日續明義錄陪進時以來詣閣外不為四拜只

進書失儀待命

請承傳色以入多下未安之 教故諸大臣相率  
待命政院啓曰卽者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金  
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以為昏昧顛  
錯自速失禮之罪悚慄之極走伏金吾恭俟嚴命  
云仍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卽者義禁府  
都事來言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  
徐命善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  
敢啓 傳曰此不過禮制間些少之事俄者下教  
卽是重事體之意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  
召假注書李兢淵來宣

初八日内局入侍

内局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臣等昨日做錯之罪合被重譴而 聖度天大 恩諭旋降臣等不勝惶感矣 上曰此不過節文間失着何必深引乎徐命善曰祔廟都監卽廳禮曹佐卽朴漢圭方有身病呈狀乞遞掌樂僉正李晶煥本院多有看檢之事勢難兼察云朴漢圭李晶煥都監之任減下其代東部都事宋持敬軍資判官張鴻差下而宋持敬方帶詞訟劇務令該曹閑司相換何如 上曰依為之

製述官申飭

初九日隨 駕詣毓祥宮○十三日隨 駕詣 元陵承 命入侍○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 中宮殿冊禮時玉冊文製述官以吏曹判書金鍾秀啓下矣謂有情勢不欲製進其所引嫌萬萬不當各別申飭使之赴卽舉行何如 上曰從重推考使之製進可也徐命善曰取考壬寅丙午謄錄則寶筒朱筒皆以豆錫造成鎖鑰則以正鐵為之而近來寶朱筒每以熟銅鑄成或鍍金或染三甫鎖鑰則以豆錫為之今番則何以為之乎 上曰筒則以豆錫為之

寶筒稟定

永禧殿奉安

稟定

宮園議辨獻

議

後祭享

其他粧飾依古例皆以正鐵為之可也徐命善曰永禧殿影禎奉安時凡節自都監舉行事定奪矣祭器床卓等諸具當出見樣以為預先措備之地奉審吉日令該曹一體推擇何如上曰依為之

十八日以宮園議辨事承牌詣闕○十九日承命

獻議

傳曰靖嬪既封園矣祭享儀節可以講行而係是無據之例不可無斟酌之道以當于私親而封園以延崇私親而封園恐有間焉不特以當于私親

而封園况誕我寧考篤慶長發而祭禮享式俱有先朝已定者今不可容議而至於靖嬪宮當用儲慶宮新定之例不可用毓祥宮今行之禮園則當於每年一寒食宮則春秋中一祭依此定式則於禮似不悖矣今禮官就議大臣稟處禮曹啓曰判書臣李景祐就議于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則以為儲慶宮方當遷祧則新宮園祭禮與已祧之宮園差有異焉若於毓祥宮昭寧園祭禮品式斟酌損益恐似得宜云諸大臣之意如此何以為之敢稟傳曰依議施行

附廟節次  
稟定

二十三日次對入侍○兼訓練都監都提調實錄摠  
裁官

次對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實錄都廳今無主管  
之人吏曹判書金鍾秀開城留守俞彥鎬差下各  
別催促卽速上來俾無拱修間斷之患何如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實錄堂上金鍾秀移差都廳  
代行副司直金魯鎮差下使之察任何如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臣於都監事多有稟定者附廟  
時神門外幄次當為各設則箱子奉安交椅亦當  
於各平床各設乎上曰神幄內既設內出平床

兩室位主同為奉安箱子則安於椅子所奉神榻  
宜矣徐命善曰冊寶內外袂及櫃內所塗自前或  
以雲緞或以廣織或以方紗花方等紬而雲緞則  
今方絕種實無質得之路云何以為之乎上曰  
附廟冊寶則以廣織為之尊崇進踰冊禮上謚等  
冊寶則并以方紗花方等紬為之可也徐命善曰  
附廟時椅子中 徽寧殿椅子與 孝明殿椅子  
不同故今方改造而地衣則一新改脩朱簾則改  
漆用之冊檝及寶檝比 肅廟室差小故皆以六  
層為之矣上曰唯徐命善曰神門外幄次已叩

園丁字閣  
有方柱

年以日傘紅帳幕用之今番亦當依此乎 上曰  
以先朝常時所用者用之好矣徐命善曰綏吉園  
丁字閣來月初旬間堂上一員進往者審後可以  
始役矣 上曰今之祭廳既在丁字閣所建處以  
此改為丁字閣何如戶曹判書具允鉦曰丁字閣  
例以圓柱為之而祭廳則方柱矣 上曰順懷墓  
丁字閣亦以方柱為之矣

二十四日內局入侍

內局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臣於都監事又有稟  
定者延祐宮冊寶櫬本宮則無之云勢將以延福

殿所在者移用矣 上曰好矣祭器亦可以移用  
耶徐命善曰然矣冊寶袂昨日定奪而玉冊衣則  
當以貢緞為之矣 上曰唯徐命善曰祔廟都監  
都廳安聖彬方帶館職本兼實多相妨處本職則  
合有變通之道矣 上曰改差可也○二十五日  
實錄廳即廳以摠裁官意啓曰堂上李衍祥尚不  
行公李義翊方在夙夜之任並減下其代行副司  
直李敬養吳載紹差下即廳曹遠振在外洪文泳  
移拜臺職沈豐之身病甚重并減下其代前正言  
金宇鎮校理黃昇源前持平洪履健差下使之分

惠慶宮樂  
章未磨鍊  
自引劄

房察任何如 傳曰允

二十六日承 命入侍

傳曰右議政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柳文養  
來宣 上御後苑玉流洞賞花進臣等侍饌侵夕  
而退

二十七日以樂章文不為磨鍊事上劄引咎

劄曰伏以臣於樂章文事實有所萬萬惶悚者  
景慕宮既有樂章則 惠慶宮進時樂章自是  
應行之事而別單啓下時思未及周初不磨鍊今  
於 俯詢之下始乃恍然而覺莫非臣昏謬之致

精神之消耗如此莫重大禮尚何望卒事而無愆  
乎製述官今方書入而若臣不職之罪宜被譴罰  
惟願亟賜處分以重國體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  
懇製述官係是無例之例則未及照察元非可引  
之事卿其安意勿復控辭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  
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假注書柳文養來宣○二十  
九日實錄廳即廳以摠裁官意啓曰謄錄即廳李  
信祐有身病洪仁浩在外并減下其代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趙興鎮李祖承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傳曰允

潘陽使

四月初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 上曰潘陽問安使大臣中當入去矣  
右議政徐命善曰臣之一分自效之道惟在於筋  
力奔走今此徃役實臣所願矣 上曰卿之出壘  
在朝廷雖甚可悶而使事既重程途亦近數月徃  
返庸何傷乎仍 命書傳教曰潘陽使先期差出  
然後行期進退可無窘速之患後日政差出事分  
付該曹 上曰物無終棄予之特遣御史者或冀  
張志恒之有所申白而今此所犯浪藉無餘予之  
委毗於渠者何如渠之受恩於國者何如此豈予

平日所期哉予以渠之屈強固執為其長處而以此  
此觀之事事柔懦不能裁制全為下輩所欺幻此  
固志恒之罪而若曰渠自染指則似非渠本情矣  
右議政徐命善曰以書啓觀之專以其人事之僂  
侷而有此許多所犯矣 上曰靖嬪墓丁字閣今  
當新建而國用近甚耗縮經費亦難繼用云予意  
欲因其舊在祭廳撤其左右翼廊中抽一架仍為  
丁字樣則似好戶判明日親審形止依此舉行可  
也徐命善曰仍舊廳而為丁閣可得工完費省  
聖教誠允當矣

惠慶宮法服  
青天色下教

初七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柳文養來  
宣承 命入侍 下詢張志恒酌處當否後仍  
下議處傳教 上曰負債見囚者何以處之其中  
一人米為萬包錢過萬緡實為難處矣右議政徐  
命善曰聞御史所奏終無可捧之路許多公貨之  
竟歸耗失誠甚可悶矣 上曰惠慶宮法服似當  
以青天色為之矣古者王大妃法服以紫的青天  
兩色為之後來只用紫的而不用青天色今以青  
天色為 慈宮法服豈不得中乎徐命善曰 聖

教誠好依此舉行則斟酌損益允合情文矣仍奏  
曰實錄廳時政記既盡抄節而丙申二月十九日  
則其時翰林趙公鎮謂有情勢尚不修納為先禁  
推申飭修納自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五日則  
李心淵當為修納自八月初九日至十二月十二  
日則因其時下番朴祐源之引嫌區處李心淵又  
當替修而心淵今已削科皆令朴祐源修納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八日差 孝明殿夏享大祭終獻官○初九日隨  
駕詣 延福殿○十二日差 徽寧殿題主祭終獻



咨文別本事  
下教

官○十四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柳文養來  
宣承 命入侍以咨文別本之不為撰出多下未  
安之 教及退下備忘曰今番使行原奏外別咨  
文賚去之命卽無他蓋以事面言之轉達與直奏  
非但自別禮部若以直奏為猥屑則其奏本自當  
還出至若呈文往復雖百次此係陪臣私文字則  
初無徹聽之理是以予意則別咨文中卑辭委曲  
先呈禮部禮部若肯許轉達其改書之本則事甚  
便好禮部若以不可以咨文轉達何無奏文云云

則以奏文及謄報咨文呈之亦無所妨禮部又若  
以雖有咨文改本轉達終涉未安云云則別咨自  
在於禮部而奏文雖還出亦有所據矣遠外之事  
宜乎審慎而伊時廟堂以使行頗示不概正使亦  
以原奏預定拔去故文衡隨以效之有命而不製  
登筵而周遮設如廟堂與使臣之意在文衡道理  
則成命之下經稟不製可也豈敢故為掩置而彌  
縫至今乎苟然則政令不必自上出也可謂寒心  
噫今日朝綱非一朝一夕可立者奚獨責於一徐  
某哉至於昨夜筵奏之駭然雖大臣宜不敢若是

無嚴也予不欲聲氣大提學徐某姑先越俸一等使臣復命後從當處分矣

因備忘嚴教待命金吾有勿待命之教

政院啓曰卽者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伏見備忘不勝萬萬悚慄走伏金吾恭俟重譴云仍納命召何以爲之敢稟又啓曰卽者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召假注書柳文養來宣○是

日實錄廳卽廳以摠裁官意啓曰實錄纂修之後不宜遲延堂上金鍾秀自鄉上來云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俞彥鎬承批之後尚不仕進並卽牌招以爲分年舉行之地堂上旣已分年則卽廳亦不可不加數差出應教林著喆副應教李在學副校理黃昇源修撰沈有鎮文蕪林濟遠並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傳曰允

十五日差瀋陽問安使○差儒生殿講考官○十六日以試官入侍

殿講入侍 上曰春到記旣不賜第且日次殿講

惠慶宮服色議

亦有特教賜第之例今日如有純通人欲為賜第  
卿意何如臣對曰今番特教賜第則可補春到  
記之闕額而亦足以慰悅士心矣

十九日承命入侍

是日徽寧殿上冊寶改題主時命都監都提

調入侍

二十六日承命獻議

上以惠慶宮所御翟衣之當用何色有收議諸大  
臣之命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  
徐命善獻議曰嬪禮服翟衣之為黑緞載於續五

禮儀補妃嬪翟衣青質載於明史輿服志已有儒  
臣之考出而惠慶宮儀仗凡節皆用黑色則其  
於禮服似無異同惟在博詢而裁處焉傳曰  
惠慶宮所御翟衣服色之係是無例誠如儒臣之  
議援古絜今義起初定之外別無好道理矣紫色  
則有貳尊之嫌黑色則無異制之意至於紅色藍  
色各有用處元非可引之例予意則惟是青天一  
色最近之蓋青天色本是東朝服色而自有紫  
色定制之後今則閣不用焉以青天色為定則是  
取其黑色之義也與東朝翟衣紫色取其紅黑

之義泐然相合亦有差等而既詢大臣大臣之意亦然惠慶官服色以青天色為定宜矣

二十八日承 命入侍

傳曰右議政入侍注書鄭東浚來宣承 命入侍上曰俄聞知申之言卿以都監事有稟定者云故茲命入侍矣臣奏曰考諸五禮儀則神輦幄次當東向為之而已卯年亦因地狹以東西向為之云今亦依此為之乎 上曰依此為之而省牲幕次亦依前東神門前道東西向為之可也臣曰 孝廟退配先正臣位次何以為之乎 上曰似當在

神輦幄次

省牲幕次

退配位版先  
入事

郎階厘正

末端矣且入廟時退配位版當先入乎 先大王廟配享位版當先入乎臣對曰退配位版當先入矣 上曰延福殿移奉節次想多有窘速之端先大王神輦到幕次後卿等即往延福殿移奉而軍兵亦於入洞口後即令下去預為整齊可也臣對曰當如 教矣仍奏曰郎階厘正之後毋論正雜職官遇赦與準考之加階者這這例加然後可以為陞階遷官之道而今聞吏曹因循廢置不即舉行云非但叅下官無出六之望至於雜職則其前受階梯盡為厘正而降資入仕考限不復計仕

而例加仍帶初授之階而更不遷轉云殊非厘正之本意申飭該曹凡正雜職官之例加者申明舊典着實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伊後尚不厘正事甚稽緩吏曹既有實即廳趨今赦典盡為厘正此後待頒赦及考績之限登時加階俾勿遲滯可也

五月初一日隨神輦詣 太廟○初二日承 命入侍

是日 王大妃殿以諺書下教于大臣曰未亡人冥頑苟存以至于今忍見祔廟禮成只有廓然愴

## 棟嬪

痛之心而已第於國家莫重莫大之事言辭之支煩有不暇顧茲下諺教于卿等嗚呼四百年宗社之托惟在 主上一身而春秋幾近三十蠡斯之慶尚今婉晚 先大王每以此晝夜憂念卽平日所常仰觀者惟俟諒闇後庶幾副期望之心不幸中宮有疾蟋至於嗣續無可望矣未亡人與惠慶宮之意專在於廣求儲嗣為今日 主上臣子者孰無此心乎 主上亦已諒此特不闕念而闕內宮人豈曰不多 主上本來聖念至於微賤處不欲其有然則卽今道理做古人之義理遵我朝之

故事士族中幽閑之處子置諸嬪御則續三宗血脉之道惟在於此卿等以為如何未亡人下教于朝廷還涉張大極知不安而其事甚大所望甚重故不踰今日如是縷縷待 大殿還宮經覽而封下使卿等見之嗚呼未亡人無以報 先王之德澤無以答 主上之誠孝欲以此一事為國家億萬世根本卿等可諒之也 上命時原任大臣禮判入侍諸大臣禮判以奉承 慈教卽下 傳教之意交口仰請 上命書傳教曰 慈教既甚懇至大臣禮堂亦有所奏求嗣之道尤係宗國大計

且有列朝已行之例當奉承 慈教矣至於揀擇日字從當下教禁婚一節依例舉行年紀依 慈教自十六歲至十三歲處子禁婚事知委京外

上劄陳戒

領議政金尚詰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聯名劄曰伏以日月流邁 先大王三年之制已畢靈筵撤而瞻依無所祔禮成而聲光寢邈伏惟聖慕愴廓何以為懷袞冕煌煌 寶座穆穆卽殿下踐位行禮之日而以 殿下莫逮之慟篤聖人不匱之思親祿之瓊幣洞屬罔愆應行之軒架

上劄陳戒

停却不御為東土臣民者孰不隕涕而擗歎嗚呼  
先大王所以陶鑄五十載治平鞏固四百年基業  
當勞遺逸傳之 殿下國勢有盤泰之安人心屬  
蘄嚮之會猗歟休哉朱夫子之告宋孝宗曰陛下  
有宋之令主今日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  
則祖宗之遺裔不復有所歸心可不懼哉其所眷  
眷期勉者宜出於愛君之血忱若使朱子為 殿  
下臣遭遇今時其為言當如何哉今我 聖上方  
當訪落之辰尤急繼述之道其欲志事之無違惟  
在謨烈之相承於戲我 先大王一念乾惕終始

于典學勤政聖德神功之卓越前古者夫豈寸管  
尺紙模畫萬一而若言其要即不越乎奉先而敬  
天也敦仁而崇儉也建極則偕之大道愛民則若  
保赤子以是為萬世祈永之本以是為一國觀感  
之效而若其壽考康寧享國長久以之 宗廟饗  
而子孫保者豈不為功化之推耶詩云念茲皇祖  
陟降庭止蓋言思念文王若見其陟降於庭也又  
曰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亦言我之所以夙夜敬  
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也至若桃虫飛鳥之托物  
為喻亦出於未堪多難懲小必大之遠圖也是皆

次對

成王除喪朝廟後所作其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終致之刑措圖空之效者有可見基命之宥密善繼之誠孝而想像千載之下尚稱周之成康者豈不盛哉豈不偉哉今 殿下體 先王貽厥之謨繼 先王無疆之休母替 御賜諭書之至意卽臣等期望於今日者豈可使命哲歷年之魏烈專美於姬周也惟 殿下懋哉懋哉躬覩盛會寸忱倍激言甚蕪拙惶愧深切取進止

初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問安使行期當俟鳳

使行帽稅

城荅通始可決定其早晚故癸亥甲戌年自備局發闕灣府探問鳳城得來路程記矣今番亦依此知委俾令詳細探來陸續馳報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考見前後謄錄則問安使皆以京盤纏磨鍊而今番則行期不甚急迫且才經陳奏之行惠廳經費亦不可不念循例卜定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行中公用帽稅有裕間以闕西某樣銀先為出給事成節目矣卽今闕西銀漸漸耗縮更無推移之道而今番則程道不遠公用比燕行不啻半減帽稅已捧之數足可以



方物魚果事

辦出云以此用之似甚便好分付司譯院使之趁  
行期實銀以送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方  
物中魚果等屬若經運交易致腐傷故癸亥甲戌  
年亦皆稟達知委於筭營灣府使之措備以待矣  
今番亦依此例各別精備待使行渡江時換色之  
意自備局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癸  
亥甲戌兩行皆賚去官銀而問安之行別無所幹  
若有不得已用處則不虞備自當用之不必請得  
官銀今番則置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咨文中既有勿遣多人之語而一行譯官不過八

使行簡率

員各有差備無以減數其中寫字官一員畫員兩  
醫司官員俱不闕係今番則並為除減何如 上  
曰依為之○是日荅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鄭存  
謙右議政徐命善聯名劄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  
禮制已畢儀物即吉廓然之餘繼以懍惕卿等陳  
戒之辭適到此際奉讀再三寧不知勉今日寡人  
之與卿等所相交修者即不負我先王五十年  
志事而已劄本庸作座右之銘當與卿等無忘此  
意也 筵席親受

初六日叅陳賀○以都監勞有錫馬之命

都監後辭  
錫馬劄

傳曰祔廟都監都提調右議政徐命善鞍具馬一匹賜給 傳曰徽寧殿上徽號親祭時終獻官右議政徐命善熟馬一匹面給 傳曰 王大妃殿上尊號及惠慶宮進號都監都提調右議政徐命善鞍具馬一匹賜給 傳曰冊禮都監都提調右議政徐命善鞍具馬一匹賜給 傳曰今番都監賞格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

初七日上劄辭錫馬之命

劄曰伏以誕揚顯冊式薦達孝以致隆于 慈殿慈宮禮甚盛也慶莫大焉臣之無似猥忝敦匠比

及卒事豈曰無愆而荷 聖上曲庇之眷獲免於債誤之科一身榮耀斯其至矣賜馬 寵典豈臣心之所自期哉勞無可紀賞在必慎臣雖欲冒昧承受其為累清朝嘖笑之節非細故也伏乞 聖賜收還以重 恩賚以安微分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卜日云吉縟儀順成予心忤幸曷可言喻卿於是時任斯敦匠首尾殫勞卿之誠勤方切歎尚茲者錫馬之命忒是循舊章也卿其勿辭可卽領受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假注書柳文養來宣

引劄劄

十二日因大司諫金履素疏上劄引劄

領議政金尚詰左議政鄭存謙右議政徐命善聯  
名劄曰伏以臣等卽伏見諫長疏本則以洪樂任  
處分時大臣三司之無一人爭執至有慨然之斥  
臣等於此不勝悚感之至咫尺帳殿徒感 聖教  
之懇惻倉卒周旋未暇清法之斟量致使臺疏峻  
發伊時三司亦方引義臣等顧何可晏如乎茲敢  
聯陳短劄伏乞 聖明亟降威譴以謝人言以靖  
私義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臺臣所言於  
卿等豈有深意而卿等亦何可過引乎幸卽安心

勿辭焉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三大臣  
假注書徐鼎修來宣

十三日内局入侍

内局入侍 上曰揀擇以六月為之事下教而外  
方處子當此極熱裝送為難若以涼生後退定則  
何如臣對曰揀擇定日既在來月望後則外方處  
子似當前期治行及期來會必無窘束之患且莫  
重之事隨時進退事面恐未安矣 上曰問安使  
何當離發臣對曰前例則七月初離發云矣今番  
則姑未知的在何時矣 上曰程道幾何臣對曰

次對

一千七百里云矣 上曰近日太旱乾矣臣對曰  
一旱如此三農愆期民憂國計誠甚悶切矣

十五日隨 駕詣慶熙宮景慕宮

十九日實錄廳郎廳以摠裁官意啓曰都廳郎廳  
林著詰李在學沈有鎮陞資代以吏曹正郎沈豐  
之副司果宋煥詰修拱洪明浩差下使之察任何  
如 傳曰允

二十二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義州府尹旣以瀋陽  
行期馳報之後拜表日子不可不預定以閏六月

念後推擇之意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問安使行方物雖有勿送之語頃日旣承  
下教當為措備以往令該院別撰咨文於盛京禮  
部及北京禮部并與原咨文帶去兩件以為觀勢  
進呈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開城留  
守俞彥鎬以實錄堂上上來留京已久官事亦不  
可不念姑令下去此後則使之從便往來何如  
上曰依為之○是日實錄廳郎廳以摠裁官意啓  
曰都廳堂上加差之意旣承 下教以行副司直  
李在簡李普行大司成柳贛副司直李秉模差下

使之分年舉行何如 傳曰允○二十五日實錄  
廳郎廳以摠裁官意啓曰都廳郎廳趙時偉方帶  
劇任金字鎮適有身病並姑減下其代以司僕正朴  
天衢副校理李泰永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傳曰允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右議政徐命善曰明日延祐宮冊印內  
入時都廳不可不備負而俞恒柱方在違牌坐罷  
中何以為之乎 上曰叙用可也徐命善曰令該  
曹口傳付軍職使之冠帶常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六月初一日差延祐宮 親祭亞獻官○初二日隨

駕詣延祐宮

是日 備忘記延祐宮上謚封園都監都提調右  
議政徐命善熟馬一匹賜給

初三日承 命入侍

是日內調馬時 上親臨春塘臺 命司僕一提  
調右議政入侍司錄俞鉉章來宣

初四日朝叅入侍

朝叅入侍領議政金尚喆以都政不遠守令初仕  
各別擇差之意申飭銓曹為請右議政徐命善曰  
守令初仕固當申飭而卽令三館叅上之積滯誠

朝叅

守令初仕擇差

鄉居侍從差縣

可悶矣朝家之設科取人本欲歷試能否而登科多年未沾寸祿者指不勝屈幸而得祿者亦不過一即署一都事而止古有出縣監入典籍之說而今乃不然者是豈職官多少有古今之異哉誠以銓曹之臣不能振拔收用之致也更加另飭務盡疏通之政使遐鄉無勢之類舉無抱紅牌之寃何如上曰依為之

初五日内局入侍○初六日内局入侍

王大妃殿有患候 上命内局入侍議定湯劑

初七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禮堂漢城判尹持棟擇單子入侍司錄

俞鉉章來宣

初十日次對入侍○有瀋陽問安使許副之 命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左相連劄陳情至此姑未料造朝遲速之如何右相又將不久出疆只有臣一人臣雖欲拚棄廉恥一直強策比如已朽之木實不知顛仆之當在何日目下國事寧不可悶右相專對之任似不可無變通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勉副可也金尚喆曰朝臣之推恩父母若於所後家更無可為之處則移施生家曾有筵稟舉行之事分付該曹使之考例施行何如

移恩

左相乞養許  
副  
加卜

上曰誰也右議政徐命善曰臣之所聞見則洪樂  
恒申應淵當加資其所生父金尚集當延贈其所  
生家矣 上曰依為之

十一日承 命入侍

備忘記左相入侍時領右相同為入侍注書柳孟  
養來宣承 命入侍 上以左相之三次乞養出  
於情理之萬不獲己其在體諒之道不可一向強  
拂為教仍下左相許副之 命

承牌卜相有加卜之 命請對入侍

傳曰領右相命招卜相賓廳卜相封入金致仁李

親臨納采

澁鄭存謙徐命膺 傳曰加卜遂請對入侍以鄭  
弘淳洪樂純停當賓廳加卜鄭弘淳洪樂純

陞拜議政府左議政○十二日謝 恩後承 命入

侍親受命召○十五日次對入侍○十八日 惠慶

宮誕日問安後承 命入侍

上命都提調入侍 教曰卿與左承旨無異勲戚

今番嘉禮時卿之夫人及左承旨夫人不可不入  
叅預先治裝伊日入送可也臣對曰敢不惟 命

二十一日 親臨納采時詰闕

是日 王大妃殿以諺教傳于大臣曰國婚定於

戶曹叅議洪樂春女子卿等之意何如 傳曰國  
婚欲定於戶曹叅議洪樂春女子大臣之意何如  
領議政金尚喆領府事李激領敦寧鄭存謙左議  
政徐命善兼禮曹判書李景祐叅判徐浩修叅議  
李秉模啓曰國婚欲定於戶曹叅議洪樂春女子  
大臣之意何如事 命下矣臣等伏承 聖教允  
協臣民之望此誠 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欣  
忭之至敢啓 荅曰知道

二十四日納幣冊嬪時詣闕○次對入侍○二十七  
日叅元嬪入內時衛統班○承 命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衛統後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  
注書林雲喆來宣承 命入侍各賜珍饌醉飽而退  
閏六月初四日承 命入侍

傳曰左相入侍假注書李百亨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領相事可悶矣一向如此何時出場乎臣對  
曰昨伏見 聖批委曲懇惻臣等亦不勝感泣領  
相亦豈無轉動之意乎俄送劄草明欲書呈云而  
文與意不如初再劄此則辭窮之致 聖批之下  
何辭可對乎領相若有實病或情勢則臣等何必  
為領相同引不為國事乎今則無端不出必欲違



免臣等不可置領相於一邊而橫出替當故賓對連為頃稟誠惶悚矣 上曰卿等處義似然矣明日賓對亦不可為之乎臣對曰勢將又為頃稟矣上曰今日廷話使領相知之且傳予慨咄之意可也 上命承旨呼寫鄭澤孝金吾草記批荅臣曰此人事誠怪矣若非病風喪性之人豈有逆家奴差任斗護之事乎 上曰所供便是半承服至於和應之節則豈有容易承款之理乎欲為酌處卿意何如臣對曰 聖意則不勝欽仰而自下必不仍置矣 上命書判付至遠地定配臣曰於渠可

謂再生之恩而島配則斷不可已矣 上改命絕島

初六日次對入侍○初八日承 命入侍

傳曰 永禧殿第五室奉安節次有下詢事大臣禮曹堂上兵曹判書入侍司錄俞鉉章來宣承命入侍議定奉安節次後臣奏曰今番兩營騎士節目果好矣但其中不計朔一款雖出慰悅新進之意較諸宣薦不無異同且在前則宣薦無拘於守部初仕而如是變通之後似或有抑鬱之歎此亦不可不更加消詳矣 上曰所奏好矣卿與兵

南殿奉安  
節次入侍

兩營騎士  
目

喬營移設  
江華議

判將臣相議後日次對更為稟處可也

初十日行備局坐起○承 命獻議

因江華御史沈念祖書啓喬桐統禦營移設江華  
便否有收議以聞之 命臣獻議曰臣於江都喬  
桐未嘗一躡其地周覽形勢則彼此便否固不敢  
懸空揣摩而伏見判付辭意首尾數十行諄復條  
列凡於設置之利害防守之緊歇歷落分明瞭然  
如指掌如臣蒙昧只當贊揚之不暇顧何敢措一  
辭於其間也第首揆既有叅差之議臣則就其言  
而反復之可乎夫江都之可守不可戰誠是也而

守之之道必須統領諸軍管轄列鎮然後始可以  
成亭障之勢備捍禦之具賊不敢近而其守也固  
若曰可守之地無用戰具則設有薄城之虞其將  
束手而受敵乎至於繫纜之遠近補蹄之革罷  
聖教亦非謂盡奪喬桐之艤艦永罷喬桐之鎮堡  
空其島而後乃已也排布制置惟當仍舊貫只以  
統禦使之名歸之於江都使之摠攬三道之舟師  
而喬桐則與永宗作水軍防禦為江都之左右翼  
凡有緩急受節制於江都之統禦使則軍制有統  
攝之效保障無踈虞之歎臣未見其不便也若夫

文宰之不可領水軍武臣之不可為居留自古任人惟觀其才器之如何不必以文武為拘况今之喬桐水使獨非文宰乎雖然事係變通臣不敢質言伏惟 上裁 答曰知道觀此收議獻可獻否者各有意見從當爛商務歸完便而其中領相獻議以吁咈之意陳根據之見予甚嘉之然不無一二未曉者議中以為江都與南漢左右犄角相為保障者誠是的確之論而下段論江華不可兼水軍處則曰若遇東北陸賊江都可歸也若遇西南水賊江都不可歸也雖兼水軍將焉用哉云若陸

賊而可歸也則躡我之賊必至津後賊其將曰我是陸軍彼已入海何必渡水薄城為我云而可以旋師而去乎苟不然也賊必具械整艦登岸而後已當是時也坐視而茫然無策乃反責捍禦於背後之喬桐乎又若水賊而不可歸也則西南水路之咽喉果是喬桐而賊之所爭我之所守只在喬桐則已若不但在是則必沿流而下從燕尾亭或入於江都或達于京城矣到此喬桐之防守固不可忽而三路合流之地即月串之燕尾亭也尤豈可不守乎倘欲守也捨守下之江華而亦何以哉

可歸可守者非直為百官萬姓扈駕而往然後乃  
可謂歸謂守也預先思捍賊之策使不得進向京  
城者皆是歸也守也胡為乎喬桐獨可守而江華  
獨不可守耶地利互有利害兵機不無長短而予  
則曰江都一區無論東北西南之賊其可為歸為  
守較然無疑矣此所以未曉者也議中又以為江  
都為可守之地喬桐為可戰之地者亦是的確之  
論而今者形便有反於是者焉江都則欲守而無  
可守之卒喬桐則欲戰而無可戰之勢傳城之賊  
以無軍之空堞守之可乎蔽海之寇以淺灘之膠

舟戰之可乎此又未曉者也又若議中我國水使  
彼人之輒稱將軍云者或是指漁採之徒慰藉之  
說歟苟使叅齒雞髮之類挺戈奮刃直前蹈躡則  
未知此時視水使果如何也推枯拉朽恐未足以  
踰其尾解土崩也至又諸道水軍元無文字管領  
之規云者亦有不然者在古本府為守時尚多有  
武臣差遣之例况今制置更張之時乎間差武將  
修舉戎政無使耕織失宜以致踈虞之歎可矣此  
亦已所量度者而方有擬於收議歸一後欲復詢  
問之事以故日前判付中未及提教大臣之言果

先獲矣大抵此皆漫語目今江華第一弊端即無  
艤而無卒也若如大臣之筵奏雖當不守江華而  
欲為航海之日城外四面無一艤隻則假令喬桐  
有金湯之固備戰守之具何從而達乎彼哉今又  
以保障形便反復於領相可乎江都南漢俱是保  
障也江都則統三道舟師置統禦之閫南漢則領  
二輔陸軍開守禦之府豈非事理之常者乎適此  
意到更為申申惟在深入思量爛熳同歸也議中  
使識務知邊之臣周察兩地待其歸奏後處分云  
者甚好即欲差遣武將制置形止設始財力俾皆

# 次對

## 和緩事

一一審察以來也

十三日次對入侍○十七日承 命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三司入侍司錄俞鉉章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三司進前明聽予誥予於和緩豈  
有一分顧藉之心而尚今持難者誠欲體 先王  
止慈之情也粵在 成廟有此等事 成廟誦傳  
此花開後更無花之 教則其時三司不能爭執  
且以明義錄見之渠之罪惡固難容貸而若謂窩  
窟根柢專由於此則亦未必然用次律絕島定配  
使之自盡則庶合恩義兩全之道卿等之意何如

徐命善曰 聖教及此今日諸臣孰不感動然在  
臣等沫血之義君父之讎豈以承此 下教不為  
爭執乎諸臣以次覆難 上曰卿等異於年少諸  
臣應有老成之論出去後更加商量可也

承命入侍

傳曰左相入侍假注書李百亨來宣承命入侍  
上曰俄者三司處分豈得已乎三司之屢日伏閣  
誠甚可悶故今日入侍有所下教而三司苦爭不  
已則并遞之外無他究竟之道矣臣對曰次律  
下教雖出於不得已而為三司者亦豈可遽然奉

守摠合設事  
下詢

承乎昨日伏閣以後未嘗揮扇遮陽之 教在廷  
諸臣莫不感泣矣 上曰守摠合設事諸臣之議  
何如臣對曰收議姑未盡見而似無異議矣 上  
曰其在曰可曰否之道諸臣之有異議亦何妨耶  
臣對曰然矣而或以一人之兼領兩保障為難云  
矣 上曰此則不然北漢豈曰保障乎合設之後  
一營將校不可無區處標下軍亦不可不減額矣  
臣對曰一營將校勢將有闕勿補至於標下軍合  
二營不過數百名而宮城扈衛時每患苟艱此則  
似當仍置矣 上曰兩營財力亦不少合營之後

則必大勝於前矣臣對曰然矣以扈衛廳事言之  
今番合設之後稍成模樣大抵減省之益多矣  
上曰軍官名數幾何而凡百果勝於前耶臣對曰  
軍官合為三百五十名而今則擇差別將故紀律  
頓勝且向來甲冑賜給之後軍裝亦為造給故渠  
輩聞頗興起矣上曰官方之名實倒置者甚多  
故因兵判所奏有所厘正而大抵武職莫重於大  
將而無啓下之規此等事豈不可怪乎臣對曰然  
矣仍奏曰官方無論緊漫湏有一定之制然後可  
無名不正之弊而各軍門堂上堂下將官及從事

官只自該軍門單望啓下而已初無擬送兵曹之  
例此蓋由於權設以後未及厘正之致也然捕廳  
亦是權設衙門而從事官軍官皆自辟擬送自兵  
曹入啓受點各都監不過一時權設而堂上郎廳  
亦自吏曹啓下雖以三軍門言之都提調則擬望  
受點提調則單望啓下皆自吏曹舉行而獨於堂  
上堂下將官從事官只自該軍門舉行者豈不為  
乖官方輕體貌之歸乎夫今之五營卽古之五衛  
也古之五衛以一府而並統五衛今之五營以五  
營而各開一府此所以有古今之殊而無軍之五

衛部將則謂以實職而自兵曹擬望領軍之五營將官則謂以軍職而自該營軍啓名實之矛盾何其甚也外方中軍三望而為履歷之階京營亞將軍望而作寄祿之窠輕重之倒置又何其甚也或曰若自兵曹擬望則罷散人負將不得收用似不無抑鬱之歎此亦有不然者禁軍將乃是兵曹擬望之窠而罷散人負通融檢擬差除之後仍為叙用軍門將官雖不必因此叙用獨不可用通融檢擬之例乎古之識務之士以此論難者本自詳備而至有哨官以上可作薦望之說此實重軍政重

# 獻議

內職之意也况今各軍門大將既因兵判所奏自兵曹啓下則中軍以下擬望之規亦當因此時變通此後則各軍門堂上堂下將官及從事官各自該營備三望送于兵曹自兵曹口傳入啓受點一依捕廳從事官軍官之例事定式施行何如上曰予每欲以此謂可厘正卿之所奏甚為得當勿論實職權設各有所據之例其令依此舉行可也

十九日承 命獻議

以守摠兩營合設便否有收議之 命臣獻議曰  
臣於前後筵席伏覩我 聖上深軫守摠兩營之



弊屢及合設便宜之策制置利害鑿鑿中窺臣以  
曾經兩營之人其於本營事例庶不至全昧而每  
承 聖教未始不欽仰贊誦今於 歷詢之下敢  
不一言以對揚乎夫守摠兩營肇初於 仁祖初  
載上下數百年間或出鎮山城以固保障之勢或  
在京甸管以備五營之體軍制國之大事而因革  
之無常如此則必其設施方略有未盡善者存故  
臣在此任常求其故最是有將無卒為兩營受弊  
之源蓋兩營既無列邑番上之軍又無本廳標下  
之卒而大將在内遙領在外之部曲軍卒在外遙

聽在内之節制雖當緩急之際無卒之將又誰與  
之戰禦哉向來 幸行時有守禦使陣上祇迎之  
命而本營器械無以措備東西推移僅僅擺列一  
時軍容猶如此苟艱况於臨難之時乎雖然兩營  
財力本自不裕欲置標下則無以繼月給之布欲  
置番上則無以辦接濟之糧為今之道與其分排  
塗抹徒有兩營之名毋寧省繁去冗合為一軍之  
制番上之規雖不可遽議標下之卒亦足以增置  
且以畿輔兵馬言之南北諸鎮摠隸一局號令有  
專管之效事權無歧貳之歎臣謂合設兩營事甚

便當伏惟 上裁

二十日次對入侍○二十一日以司僕提調入侍○

二十三日內局入侍

時 上候以痢漸不寧三提調率醫官求對入診  
臣力請直宿 上以姑不大段觀勢為之不許自  
是退宿備邊司

二十四日內局入侍○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李百亨來宣

二十五日內局入侍○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李百亨來宣

二十六日內局入侍○二十七日內局入侍○二十

八日內局入侍○二十九日內局入侍

是日 上候夙復有退去之 教故遂歸私次

七月初一日內局入侍○初二日承 命奉審 永

禧殿

傳曰 永禧殿修改時左相進去假注書李百亨  
來宣

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修改始後後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  
注書李百亨來宣

初三日承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李百亨來宣

初六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瀋陽路程日子盛京禮部咨文才已出來矣拱出回咨定禁軍騎撥下送于灣府使之轉致于鳳城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是守禦使洪樂性摠戎使李國賢江華留守李福源京畿水使洪秀輔永宗僉使李文赫秋操稟啓也行操已過多年秋農庶望登稔詰戎重政固當依例舉行而適值 幸行之時自多

次對

瀋陽路程記

出來

合操停止

南漢軍餉庫

區劃

用民之事不可無顧恤之道今番則合操及水陸操並姑停止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守禦使洪樂性曰南漢軍餉庫鋪板事既承後日次對更稟之教故敢此仰達矣以壬辰年所劃給五百石逐年分排僅鋪五百六十餘間而目今未鋪板庫舍為四百間矣不可不繼鋪而所入物力本營實無辦出之道自朝家以某樣穀中區劃然後可免中止之患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五百石既已盡用而尚有未鋪之庫則勢將更為區劃而軍餉元數不可每每

申煜疏  
鄭致達妻事

割給西西添餉條中限三百石除出以為依前分  
排逐年繼鋪之地似好矣右議政鄭弘淳曰添餉  
條已作米者雖未及會錄不當取用就未及作米  
者依此數除出為當矣 上曰依為之

初九日差 永禧殿酌獻禮終獻官○十一日隨

駕詣 永禧殿○十三日因掌令申煜疏迸出城外

遣承旨別諭敦召

掌令申煜疏曰鄭致達妻通天之罪三司之啓論  
之詳矣臣不欲更污筆端而 宗社之賊 君父  
之讐為臣子者不可以一日共天則噫彼鄭妻之

千妖萬惡便作紙上之空言使之至於今假息自  
在者天下寧有是耶頃年合辭之啓何其久也近  
日伏閣之舉何其晚也討逆大義也伏閣重舉也  
不得請則不敢止乃是臣分之當然而伏閣數日  
因一時嚴教遽然引嫌相率違牌者視古人沫血  
碎首之義果如何哉及夫鄭妻島配 命下之後  
復蹈古常謗傳為事未知今日三司抑以次律  
處分謂之懲討略行 王章粗伸無所事於守閭  
庭爭而然耶此等義理臣所未解如是而其可曰  
國有三司乎昨并逆瀆之討也三司伏閣大臣庭

請亟回天心終伸王法其時則可謂國有三司大  
臣矣至於鄭妻則三司伏閭亦云後時乍舉旋止  
不成朝體已不勝其慨然寒心而大臣則委之三  
司玩愒時日率僚庭籲迄茲無聞今之大臣卽向  
日討積之大臣也今之鄭妻卽向日逆積之窩窟  
根柢而前後沐浴之義若是其逕庭何也無乃妖  
變猝迫之初忠奮義勇自不覺衝發而急憂不定  
之後雖逆如鄭妻雖如鄭妻而容有可緩而然耶  
此等義理臣所未解如是而其可曰國有大臣乎  
臣謂今日大臣三司並施譴罷之典以勵朝綱斷

不可已也嗚呼以 殿下處分言之以恐傷 先  
王之德欲體 先王之心為教 殿下何為而發  
此教也擁蔽 先王之聰明者卽此賊也謀危  
先王之宗社者卽此賊也此賊非 殿下之逆實  
宗社之逆也若使 先大王明聖早知此賊通天  
之罪則何待三司之請割愛伸法乎特其鍾愛於  
在宥之日者卽文王愛管蔡之心也周公之於管  
蔡不以文王之所愛而有所屈法赫然誅之者正  
所以文王之心為心故也 殿下之於鄭妻處之  
一如周公之管蔡則 先王之德之心豈不增明

烈光而此教一播傳之四方則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 殿下也惟我 先大王之德之心何遽不若文王之聖而 殿下之所以仰體者不以周公之道耶此臣之所未解也且逆禳乃 先王之親孫 殿下之同氣而罪在罔赦國人共誅則以殿下友于之情尚猶揮涕而置法噫彼鄭妻以親則與積輕重有間以罪則為積之窩窟根柢而周公之事獨行於逆禳不行於鄭妻則其可曰邦有常刑乎今我 殿下斷自 宸衷亟降 天誅上以明 先王之德下以雪國人之憤則此正周公

逆出

以文王之心為心者也伏願 殿下毋狂臣言亟加省納焉 政院啓曰卽者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金尚詰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以為臺章峻發重勘是侯逆出城外仍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向者筵席已諭於卿等卿等豈不以為庭請發令而因三司之有故未及為之次律下教有難奉行云乎予時親聞矣今者申燬䟽雖自下邑來其所為說殆涉妄突輕率良可駭也且朝廷自有等威今之大臣卽古之大臣也今之庭請卽古之庭請也古之大臣則此等處有可以奉

承者直以臣等奉承為言而不復庭請矣此體國之道也將順之義也亦非規規於些少之端而然也大臣之道固當如是矣申煜疏中以積為證者非但未協於大臣誠以不協於寡人也積雖是同氣入於推戴則天下豈有二君之理乎鄭妻雖係妖逆丙申以後更無加犯之事丙申以前無非厚賊之指揮則其緩急輕重視積尤當如何寡人雖不學粗知倫理豈忍於殺積而獨不忍於鄭妻乎實有所忝酌商量於可從不可從間者也申煜輩直以此言為口實然則寡人於同氣行不忍人之

事矣卿等亦其時討逆之人又可謂不能無過耶然顧今國事豈是卿等強費撕捱之時乎申煜不過居在遠外未能悉事情之致也亦何足深責也卿等即速入城共濟國事焉此敦諭同副承旨傳諭于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仍傳命召 同副承旨徐有防書啓臣敬奉 聖教馳往傳諭于惠化門外安巖洞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所住處則以為臣等臺章峻發踪地危感迸出城闔恭俟嚴 命千萬不自意深夜近侍來宣 聖諭於荒郊訟愆之中縷縷辭旨反復昭

晰至有不敢承聞之 教抑塞罔措不知所以仰  
對臣等於此豈復以人言強為撻捠之計而第臺  
䟽所請既是譴罷則雖在庶官其猶自處之不暇  
臣等雖萬萬無似顧其職則大官也今若怵迫  
嚴教憑藉 恩諭拚棄廉義厭然冒進則其傷國  
體而駭聽聞豈細故也千思萬度實無一分轉動  
之望伏地隕越惟願遄被重勅云矣敢啓政院啓  
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  
又使錄事來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十四日更遣承旨敦諭

傳曰昨夜敦諭備悉無餘而書啓之來大失所圖  
本事元無可引之端况卿等位在大官豈可較挈  
於此等之言而不思共濟之道乎其卽入來以副  
予望事遣承旨更為傳諭于時原任大臣仍傳命  
召於時任大臣處與之偕來 政院啓曰領議政  
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又使錄事  
來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右副承旨蔡弘履書  
啓臣敬奉 聖教馳往傳諭于惠化門外安巖洞  
領議政金尚喆領敦寧鄭存謙左議政徐命善右  
議政鄭弘淳所住處則以為臣等前夜承宣之回



冒上書啓而倉卒敷奏言雖短拙若其決難冒進  
之狀庶幾 聖明曲加體諒臣等達宵徬徨聚首  
顛俟乃者復遣近密之臣至有偕來之命 聖旨  
愈勤 聖渥愈隆責之以元無可引勉之以豈可  
較挈臣等雖甚愚迷昨日昭晰之後豈不知本事  
之今無可引人言之不必較挈而只是謹罷二字  
卽一勘律從古以來名曰大官被人勘律而放倒  
廉隅晏然冒出者其在國體寧有是理哉若蒙體  
下之 恩特賜處分則雖卽日入城亦不敢辭臣  
等此言寔出於斷斷衷曲一俞之降伏地以俟云

附奏  
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答  
曰知道纔命承宣苦待偕入再啓又到辭意轉摯  
此何舉也敷心之諭既已罄悉則卿等又何一向  
相持不顧國事不副予意若是之甚乎良可慨然  
况再明展謁卽莫重之事以卿等之不入其將闕  
禮乎亦有面諭事卽速入城仍為入侍事更為傳  
諭仍傳命召 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  
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又使錄事來納命召何以  
為之敢稟 右副承旨蔡弘履書啓臣敬奉 聖  
批傳諭于領議政金尚喆領敦寧鄭存謙左議政

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所住處則以為臣等罄竭  
衷情竊庶幾仰格天心及伏承 批旨辭教轉嚴  
有若臣等可進而不進當出而不出者然俯仰跼  
蹐罔知所以為計敷心之 聖諭至再至三敦召  
之 恩禮愈往愈摯苟有一分轉動之勢抑獨何  
心必欲不體 聖意力抗 君命甘自陷於蔑分  
昧義之科哉誠以大官之直被勘律抗顏復出曾  
所未有今若初自臣等貽辱朝廷則臣等固不足  
言其如累一初之政駁四方之聽何哉 清廟祇  
謁期日已迫而以臣等之故將致班行之不備此

亦臣等難賞之罪况承 面諭之教豈敢不顛倒  
趨進而職名未卸之前實無入城之望論其辜犯  
合被大何伏地惶慄不知所達云矣臣既承偕來  
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十五日因 嚴教香命金吾有勿待 命入侍之

命遂承 命入侍

右副承旨蔡弘履書啓 荅曰知道今茲卿等之  
若是撕捱無足怪也而人臣處義亦有大小先後  
之別矣予之敦諭罄悉心腹清廟祇見只隔一宵  
卿等之費辭異讓亦已屢矣則宜有幡然之意而

一向相持必欲以此決去就者抑何事也苟使卿等視國如家公耳忘私則此時此舉訖可休矣且予所自慨歎者非但予之誠意不孚於卿等卿等聽予教亦以為顏顏而然也又况明日展謁卽祔廟後初行也因卿等之不備其欲中止紀綱之壞損姑且勿論將不得伸予羹牆之慕重為之慨嘅也予則雖以敬禮之義姑不畢說而在卿等之道當以分義為重予不多誥卿等其審處事更為傳諭仍傳命召於時任大臣與之偕入 傳曰大臣苟有大罪三司發啓之外三百年來無直為勘

律之事臺諫雖曰與宰相相可否顧其職則小官也近來朝綱頽圯不知大臣之為可敬幾何而其漸將至於不尊君父乎申燧予不識何狀而其妄突放肆不畏紀綱之心於此一事可以知之况今大臣俱是倚毗擔當之人則此等之類以不干之事作無前之駭舉其蔑視朝廷兆朕不佳言官自言官朝體自朝體前掌令申燧削職 右副承旨蔡弘履書啓臣敬奉 聖旨更為傳諭于時原任大臣則以為今方胥命於金吾門外臣既承偕來之命仍為隨來之意敢啓 政院啓曰卽者議

特教勉副

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  
議政鄭弘淳嚴教之下萬萬惶慄走伏金吾門  
外乞被斧鉞之誅云仍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又  
啓曰卽者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金尚喆領敦寧  
鄭存謙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今方待命  
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傳曰卿等  
何若此乎勿待命卽為入來聽我面諭事更為傳  
諭仍傳命召鄭領敦寧處一體傳諭與之偕入右  
副承旨蔡弘履來宣遂承命入侍力陳必違之義  
特教勉副拜判中樞府事

備忘記卿等之今日承召得體也筵席陳懇亦得  
體也予於卿等豈不思安其心之道乎况在敬禮  
之道不可不一伸卿等之處義卿等所帶相職特  
為勉副卿等須體予意安心進叅於明日陪班事  
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假注書李  
百亨來宣

特教復拜

十六日謝恩隨駕詣太廟○十八日特旨  
復拜左議政謝恩○親鞫時入侍  
傳曰日昨許副為伸處義而然也此時鼎席豈可  
久曠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徐命善鄭弘淳復拜

相職謝 恩後仍為叅鞠

十九日 親鞠時入侍○二十日次對入侍○二十

一日 親鞠時入侍○二十二日 親鞠時入侍○

二十三日內局入侍

因 上候未寧入侍承候

二十四日內局入侍

內局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適因言端敢達矣古則節製大提學雖已承牌兩館提學政院又請牌招使之叅考此是盛事而向來 下教之後政院未諳前例不為舉行此後則提學請牌之規一依

節製提學

牌招加差

試官復舊

例 臺諫承旨 通擬排望

文廟酌獻禮  
行禮後儒生  
入場

故事為之至於 親臨科試之時臺諫及曾經文任承旨之並擬試官明有可據之例而近來久不見此無乃文獻之多闕而然歟越此政好復古自今通融備擬之意申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五日內局入侍  
內局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自前酌獻禮或行於三更或行於五更故若值五更行禮之時則有儒生先入場之例而今番則行禮時刻既差早儒生之達曙露處亦可念再明日行禮還宮後儒生始許入場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

次對

公州降號  
縣監

二十六日隨 駕詣文廟○承 命入侍

傳曰時任大臣入侍注書鄭東浚來宣

二十八日 親鞫時入侍○三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冬至使差出已久而尚不會同云使事誠可悶宜有申飭之道矣 上曰申飭可也吏曹判書金鍾秀曰公州以大逆不道罪人鍊胎生邑法當改號而公州是監營所在邑公州牧使降為公山縣監則觀察使既不當兼縣監而判官亦在當罷之科且考前例則公州牧使之降號為公山縣監原州牧使之降號為原城

縣監皆在於觀察使不兼牧使之時故今番則無可據之例何以為之乎大臣見方入侍 下詢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領議政金尚喆曰大逆不道劇賊胎生邑之降號法不可廢也既已降號之後道臣兼牧之稱今無可論一依未兼牧之道臣瓜滿似當用一年之限矣左議政徐命善曰牧既降縣則當罷判官既無判官則當罷觀察使兼牧之號如此則率眷與瓜限似當如未兼牧之時矣右議政鄭弘淳曰觀察使既無兼牧之號則率眷自無可論而瓜限亦當用一周年之例矣

上曰依為之

承命入侍

傳曰左承旨左議政更為入侍假注書李百亨來  
宣因全羅監司密啓事也

八月初二日叅推鞠○初三日叅推鞠○初六日次  
對入侍○初七日叅陳賀○因監察拿處上劄辭職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鄭弘淳聯  
名劄曰伏以天討旣行縛義載舉臣民慶忭曷有  
其極俄者賀禮雖已告畢 仙仗未及還內而東  
西班遽先散出以致朝儀之失措至有臺監拿處

班次失儀事  
聯劄

之 命臣等忝居董率之地不能檢飭無所逃罪  
茲敢聯陳短劄仰瀆 宸嚴伏乞亟降威罰使朝  
綱肅而具僚警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文  
武三品以下班之不俟還內先自退出致使朝儀  
乖整暇之容押班臺監之處分烏可已乎至若卿  
等以進呈表裏事元不班退何辭其之有哉卿等  
安心勿復控辭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  
于時任大臣假注書徐鼎修來宣  
初九日差文科庭試 殿試讀券官○初十日以試  
官入侍

宣傳官擇差

是日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宣傳官之為任何等緊重而銓曹拘於品限每有苟充之弊殊非為官擇人之意叅上叅下雖不可減彼加此永為定式而如有可合者則勿拘品限互相升降不害為隨時推移之道且宣傳官本是無品之職則雖非行首窠堂上亦無不可差之義此後則勿論堂上堂下通融備擬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卿言甚好予亦每欲下教者也然宣傳官原窠則二十一而動駕時差備則至於二十三之多不特每患不足各營傳命之時亦甚苟艱宜有變通之政予

意則方今經費不可以此而加出別窠文兼卽無用之職也減此補彼亦是實政就文兼中三窠定為宣傳官原窠此則以堂上武臣未經行首宣傳官者各別擇差至於叅下窠則勿論叅上叅下依卿所奏如有可合者通融備擬如吏批引儀窠之新定式施行可也徐命善曰各軍門哨官宣薦窠皆以一內禁軍準朔者差出事既載於節目中而御營廳哨官望以閑散出身備擬其不遵定式已極駭然而兵曹之循例入啓亦難免不察之失兵曹判書李徽之御營大將李國賢并從重推考何



信砲代鼓

引咎劄  
馬逸事

如 上曰依為之

十九日隨 駕詣明陵○二十日隨 駕詣昭寧園  
是日高陽郡入侍時左議政徐命善曰火砲火器  
等屬雖是軍中之所常用而 御前咫尺之地終  
欠慎重之道士庶觀光之處亦不無致傷之慮凡  
於踈令之際以鼓聲代砲聲未為不可此後則  
親臨閱武時火器等屬一併除之信砲則以鼓代  
之似好以此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二日上劄引咎

劄曰伏以 陵園祇謁誠禮既伸日候清朗 鑾

蹕穩旋區區下情不勝慶忭之至仍伏念 御乘  
事體關係甚重平日慎擇之方臨時調習之政宜  
不敢一毫放忽而昨於 進鞭之際遽有驚逸之  
氣百靈所衛雖不至銜糜伊時驚慄之心至今延  
思餘汗浹背臣職是攻駒不善修舉凡有咎責理  
當先勘特以臣之忝在大官喉院請罪只及即僚  
聖度涵容曲垂諒恕并與即僚不許何問惶愧之  
臣心由是而益深淬勵之法網由是而益懈 清  
朝董飭之政決不當如此臣何敢妄恃 寵靈不  
思所以自處乎屢日 陪扈之餘深切 起居之

忱而俟 謹之蹤赴班無路罪添闕禮尤無所容  
伏乞 聖明將臣司僕提調之任 亟行刊改仍  
治臣不職之罪以存 國體以警具僚千萬幸甚  
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劄辭過且過矣卿  
其安心勿辭即起視事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  
官傳諭于左議政假注書洪柱翼來宣  
二十四日承 命入侍

傳曰領相方在調攝左右相即為入侍事遣史官  
傳諭假注書李顯道來宣

親鞫時入侍○二十五日 親鞫時入侍○二十七

日叅推鞫○二十九日承 命入侍

是日春塘臺試射時有左議政入侍之 命

九月初二日隨 駕詣露梁 親行閱武○初三日

隨 駕詣洗馬臺 親行犒饋○初五日次對入侍

仍叅推鞫○初六日叅推鞫○初七日承 命試射

慕華館

傳曰劄局馬步軍兵初試時都提調進去監試事  
進來該都監即廳使之聽傳教

十一日承 命入侍

傳曰領左相入侍司錄白師坤來宣○是日 傳

劄局馬步軍  
都提調監試

英考制畢後  
誕辰真殿大  
臣諸都尉入  
參

曰再明日即 英考誕辰而制畢後初也顧予小子之懷當復如何明日璿源殿茶禮時時原任大臣諸都尉其令入參非徒古有例焉況今日大臣皆從前獻賀進觴之人使之入瞻 眸容少伸餘哀焉假注書朴奎淳來宣

十五日次對入侍○十六日差 親臨觀武才對舉文臣庭試讀券官○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朴奎淳來宣

十七日以試官入侍○十八日 親臨觀武才時入侍○十九日 親臨觀武才時入侍○二十二日

大殿誕日問安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閣臣箕伯入侍假注書朴奎淳來宣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朴奎淳來宣

二十八日參推鞫○三十日次對入侍

十月初七日隨 駕詣 太廟○初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凡 傳教與舉條之

出朝報即政院之責而近來全不申飭固已可悶

至於初五日所下 傳教乃是治世之盛事初七

日所陳舉條亦係朝臣之去就而當出不出終涉

次對

朝報申飭

鏡城鍾城軍餉  
令本邑糶糴

矇然兩日坐直承旨及該房承旨一併罷職以警  
日後何如 上曰依為之領議政金尚喆曰此咸  
鏡監司趙瑗狀啓也鏡城鍾城軍餉米依前自該  
邑糶糶使兵使檢察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初因鏡  
城虛錄之弊北兵使狀請自兵營糶糶故有所覆  
奏矣昨并御史申應顯之書啓自該邑依前糶糶  
事既有陳請今者道臣所論又如此臣意則猶以  
銷刻為慮而左相之見有異於臣下詢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諸堂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民情若不至  
切悶道臣豈如是威陳知其為弊於民則變通之

頻數有不暇恤臣意則依前屬之本邑似好矣兼  
漢城判尹蔡濟恭曰兵營糶糶之際為小民莫大  
之弊理勢之所必不免既知其弊則斷然厘正在  
所不已何可以銷刻為慮乎行都承旨洪國榮曰  
銷刻小嫌而民情則可見其難支矣常年數百里  
轉輸之弊已無可言而若當歉歲苟欲調賑則數  
百里外浮黃之類安能致身而來哺乎且移置兵  
營者似是欲防外邑虛錄之意而營裨之主張以  
後亦豈無消融彌縫之弊乎以此以彼殊無意義  
仍前糶糶於各該邑似好矣 上曰事苟當罷何

官人所供減省

嫌銷刻且於禁將所奏亦有感發者自今年為始  
依再昨并以前之例自該邑糶糶事分付以為北  
民息有之道可也金尚詰曰兵營糶糶之後倉餉  
虛實之比前如何不可不察越此捧糶之時分付  
道臣發遣福禪反閱摘奸後使之啓聞何如 上  
曰依為之 上曰昨今年自朝家所減省而給於  
戶曹者殆近二萬結且今番移屬官人所供減省  
以惠廳米價計之亦近萬餘兩足當江原道一年  
所納然戶曹之儲蓄比前別無所勝何也徐命善  
曰所減省者雖多而 登極以後事故連疊經費

針線婢更為  
登正毋得許  
煩

浩煩儲蓄安得不楊如乎戶曹判書具允鈺曰今  
番使行時藥房貿易及尚方貿易當為之而戶曹  
餘儲之銀不多姑且取用於關西似好矣徐命善  
曰關西之銀不可每每取用矣 上曰藥房貿易  
雖不可永減今番則權減可也徐命善曰既有言  
端敢此仰達矣尚方針線婢而醫司醫女初既指  
名推捉來即以病許頃假托身貢無端閑遊以此  
之故代充相續徒貽遠途之煩弊全無使役之實  
效事之無謂莫此為甚令各該司堂上一番相議  
毋論內外司醫女工曹尚衣院針線婢更為厘正

次對

其額數如有額外推捉之事該堂隨現論責該道亦勿舉行之意出舉條申飭何如 上曰卿之所奏甚為得宜即令各該衙門提調從便區處後草記可也

十八日隨 駕詣景慕宮○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三司禁堂還宮後入侍假注書張志顯來宣承 命入侍 上以禳妻孥籍之啓有不忍聞縷縷下教諸臣以 聖教雖如是懇惻公法決難撓屈為對及退遂下禳妻放送之 命

二十日次對入侍

湖西災實事

次對入侍右議政鄭弘淳曰臣於今番湖行略見農形近畿稍勝而其外則菜色滿目還穀之歲末停捧恐不得為實惠以前分數者早為減給何如上曰何以分數則為好耶徐命善曰頃者以尤甚邑三分之一之次邑四分之一稍實邑五分之一磨鍊矣戶曹判書具允鈺曰不分數停捧似好矣徐命善曰不然不分數則虛實相蒙矣領議政金尚喆曰尤甚小尤甚稍實小稍實及稍實邑中尤甚處尤甚邑中稍實處使道臣各別查出以為分數則好矣 上曰然矣而通補三分四分亦有不

可知者以慶尚道言之稍實小稍實尤甚小尤甚  
等處必有分數不均者將何以為之耶金尚喆曰  
然則臣等退去磨鍊何如上曰好矣  
二十二日初覆入侍○二十四日以司僕提調入侍  
是日內調馬時 上命司僕提調入侍 教曰內  
調馬例以五日一次為之而連值朝家多事尚未  
舉行故今日則特命為之此後亦待下教舉行可  
也臣對曰此等事以時修舉亦好矣  
三十日三覆入侍  
十一月初二日承 命入侍

# 卜相

傳曰大臣入侍假注書朴奎淳來宣  
初四日叅冬至陳賀○初六日隨 駕詣毓祥宮儲  
慶宮○十一日差 親臨到記儒生製述讀券官○  
十二日以試官入侍○十五日承牌卜相  
傳曰領左相命招卜相賓廳卜相封入金致仁李  
澂鄭存謙鄭弘淳徐命膺洪樂純  
十八日承 命入侍  
傳曰以 先朝行錄有下教事時原任大臣及判  
府事徐命膺蔡濟恭綾恩君具允明使之來待司  
錄白師坤來宣○是日實錄廳即廳以摠裁官意

啓曰都監卽廳金憲沈念祖李泰永鄭淵淳方在  
罷散中令該曹權付軍職使之冠帶常仕何如  
傳曰允

二十日次對入侍○承 命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假注書李信祐來宣

二十二日行備局坐起○差社稷 親祭終獻官

十二月初二日隨 駕詣 社稷○初三日承 命

入侍

傳曰左議政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李信祐  
來宣承 命入侍用昨年故事自 上宣饌後繼

# 獻詩

設諸臣備進之羞盡日陪歡退各賦詩以獻詩曰  
密通天香樂意均 恩波醉沐兩三臣 龍旂魯  
社承禋後兕酌幽堂報蜡辰共說安危寧忘舊却  
將綿永更新祈新年年盛會今何夕倍激微衷可質  
神

初四日朝廷問安

洪奉賀喪臨  
吊請寢入侍

因奉朝賀洪鳳漢喪朝廷奉慰問安

請對入侍

時有奉朝賀喪臨吊之 教時原任大臣請對入  
侍力請反汗 傳曰大臣旣已力請且郊外經宿



亦甚掣肘俄者傳教中臨吊下教還收

初七日朝廷問安

以惠慶宮成服日也

初八日內局請 惠慶宮從權不許

藥房口傳啓曰 惠慶宮屢日哀痛之中奄經成服凡節必多傷損粟米飲連為煎入而扶接元氣之道猶不如水刺之復常仰惟 聖上自內勸進之節靡不用極而臣等下情不勝憂慮方以此意仰請 惠慶宮惶恐敢啓 答曰知道 惠慶宮藥房口傳達曰伏未審屢日哀痛之中此時氣候

惠慶宮問安

何如千萬意外遭此大故奄經成服伏惟情事益復罔極連因 聖教粟米飲雖為煎入水刺之復常一日為急伏想 聖上自內勸進之節靡不用極而區區下情不勝焦迫敢此冒瀆伏乞自今日強進水刺以為扶接元氣之道千萬伏望惶恐敢達 以諺書荅曰雖罔極荒迷之中 大殛強勸故米飲及粟米飲頻頻進服一縷尚支冥頑甚矣水刺則何忍進乎今覽達辭尤切崩迫而已初九日內局請 惠慶宮從權不許藥房口傳啓曰臣等昨以復進水刺之意仰請於

惠慶宮而及承下荅未得回聽下情焦迫有不可  
勝言多日哀毀之餘氣候之漸緩勢所必至雖或  
勉進粥飲其何以扶接元氣乎此時水刺之復常  
一時為急故不避瀆撓更為申請於 惠慶宮惶  
恐敢啓 荅曰知道 惠慶宮藥房口傳達曰昨  
以水刺強進之意冒死仰請矣及承下荅未蒙回  
聽縷縷辭意惻怛懇至區區下情益不勝焦迫抑  
塞之至伏祝 聖上連以 慈宮之過加哀毀夙  
宵憂慮米飲之時或勉進其何以扶接元氣少寬  
聖上之憂慮乎水刺之復常有不可一時遲緩茲

敢不避煩瀆更申前請伏乞抑情節哀亟許復進  
水刺以副顯祝之望千萬幸甚惶恐敢達 荅曰  
罔極情事與他有異而頑命之至今扶支專為  
大礙憂慮之懇切不忍違勸進之 聖意雖米飲  
連為進服而水刺則何可進乎屢次如是甚為不  
安勿復強勸也

初十日次對入侍○內局請 惠慶宮從權再達勉  
許

藥房口傳啓曰昨伏承 惠慶宮下荅水刺之請  
終未蒙許此實臣等誠淺辭拙之致一日二日悶

鬱轉甚連事瀆擾於哀疚之中非不知萬萬惶悚  
而臣等忝在藥院不敢以未能回聽有所自阻茲  
又冒死更請於 惠慶宮惶恐敢啓 荅曰知道  
惠慶宮藥房口傳達曰昨陳水刺之請顯侯勉從  
之音及奉 下荅又復新許相顧愕然不勝抑苑  
之至竊伏念哀毀之中恃粥日久元氣之漸綴榮  
衛之銷鑠乃是必至之勢以我 聖上篤至之誠  
孝其為焦迫當復如何非不知罔極之痛愈往愈  
切而事有輕重禮有節度豈可任情固拒不思所  
以俯就之道乎伏乞幡然回聽亟許所請以寬

聖念以副下情不勝萬幸惶恐敢啓 以諺書下  
荅曰罔極之痛愈往愈難抑雖米飲豈有進服之  
意而自上過慮故為此頻進一縷既存冥頑之甚  
自然進服而又復若此罔極之中尤切不安勿為  
念慮望也 藥房口傳再啓曰伏承 惠慶宮下  
荅又未蒙回聽臣等已不勝焦迫之忱而俄於  
筵席伏承有嘔氣之 教此是胃氣不足之致目  
今水刺復常尤不容一時暫緩茲敢不拘常例再  
達于 惠慶宮惶恐敢啓 荅曰知道 惠慶宮  
口傳再達曰連日煩瀆至再至三而回聽迫然一

向牢拒奉讀 下答誠不勝煎悶抑菀之至水刺  
之停今至幾日不知不覺之中元氣之受傷已不  
可勝憂而俄於 筵中伏承 聖教至有嘔氣發  
作之節 聖上以此大加焦迫仰惟 慈宮之心  
若果念及於此則何可膠守過中之禮不思體諒  
之道乎憂惶罔措未暇緩聲不得不冒死更瀆伏  
乞亟許勉從以副區區顙祝之下情焉惶恐敢達  
以諺書下答曰所遭至痛世間罕有實無苟延之  
心而尚今支撐亦為 聖上而然也姑豈有進水  
刺之意而如是屢勸當強進勿為更請以益不安

之心望也○十三日實錄廳即廳以摠裁官意啓  
曰實錄廳堂上加數啓下事 命下矣以行副司  
直吳載純金煜李性源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傳  
曰允

十七日因訓將推考上劄引咎

十六日左副承旨蔡弘履所啓即伏見訓練都監  
御營廳訓練院秋冬等諸將官褒貶啓本及兵曹  
褒貶啓本中宣傳官武兼禁軍守門將部將禮曹  
褒貶啓本中四學教授褒貶啓本則或有未經一  
考而不書題目者或有居下而亦不書題目者誠

訓局殿最事  
自引劄

無嚴明殿最之意訓鍊大將具善復御營大將李國賢訓鍊院禮曹兵曹當該磨勘堂上並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遂上劄引咎曰伏以臣伏見舉條下者以訓局殿最中未經一考而不書題目因承宣所請有大將推考之 命臣不勝瞿然慚悚之至考績之法貴在詳明而褒貶之際無所論評雖是因襲之謬例終欠綜核之實政規警之來何以自解第念此事磨勘臣實主之而同議將臣替被其罰臣豈容安於倖逭不思所以自引乎茲將短劄仰請 謹何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俾公法

嚴私心便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考績而不書績實有欠於熙績之義然主殿陟自有其在卿傍觀何替引之有劄辭萬萬過當卿其安心勿辭即起視事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都監都提調左議政假注書朴師默來宣二十日次對入侍○二十二日隨 駕詣景慕宮○二十五日承 命入侍 傳曰守令邊將入侍時左議政同為入侍假注書朴師默來宣是日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永興府使具明謙以禁衛中軍移拜矣聞禁營方有舉行

禁衛中軍仍任

次對

能即實窠  
以出身差出

之事有難付諸生手云具明謙仍任禁衛中軍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六日常叅次對入侍

常叅次對同為入侍時左議政徐命善曰能麼兒即聽以白徒閑散差出誠無意義以職責則訓練正以下試講勸課不可為此輩入仕而設也以官制則堂上既以三軍門中軍兼帶即廳不當以不識兵書之類苟充也正科出身每因窠窄而積滯白徒閑散徒費廩祿而出六朝家綜核之政豈容如是此後則能麼兒實即廳二窠以出身中副末

薦人差出一以廣初仕之路一以防僥倖之階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三司合啓雖非入直玉堂亦皆簡通書名且常叅與他有異則今日入侍傳啓皆宜入叅而入直外諸玉堂不為入叅事甚未安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依為之

內局請 惠慶宮從權再達不許

藥房口傳啓曰 惠慶宮公除後常膳既已依例供上則尚今不進初非 聖意之所及昨奉 聖教不勝焦迫之忱過費哀毀之中未復常膳至於此久真元之漸綴胃氣之傷損勢所必至滋補薑

桂之方一時為急臣等今將陳請于 惠慶宮惶  
恐敢啓 荅曰知道 惠慶宮藥房口傳達曰昨  
於 筵中伏承 聖教以 慈宮之尚未復膳大  
加憂慮區區下情實不勝抑菀之至公除之過今  
幾日矣情雖無窮禮則有限久執蔬水之節以致  
真元之損有非俯而就之之道伏况 聖上日夕  
焦煎至發於辭色仰惟 慈宮之心尤豈容不體  
聖意任情而過哀乎滋補胃氣莫若薑桂復進常  
膳一時為急伏乞亟加深思勉許所請以寬 聖  
念以副羣情千萬幸甚惶恐敢達 以諺書下荅

曰忍抑情事強進粥飲水刺亦為 大殿懇切憂  
慮之意一縷至今扶支真頑甚矣此時常膳何忍  
進乎覽此達辭驚心痛迫矣 藥房口傳再啓曰  
伏承 惠慶宮下荅未蒙準許臣等不勝焦迫悶  
菀之至日再瀆擾非不知萬萬惶悚而素膳之進  
為日已久此時滋補決不可少緩勉進常膳之意  
今方更請于 惠慶宮惶恐敢啓 荅曰知道  
惠慶宮口傳再達曰猥陳焦迫之情願俟準許之  
音及奉下荅未蒙回聽區區下情益不勝焦菀之  
至過加哀毀之中常膳之不進已至一念真元之

消鑠胃氣之傷損勢所必至此時滋補之方不容  
少緩而一向牢拒不思勉抑之道前後拙訥之辭  
雖不足以仰格獨不念 聖上至誠懇惻之意乎  
慈宮復進常膳然後 聖心方可少安伏乞 叅  
量輕重亟許所請以為仰體 聖意俯從禮制之  
地千萬幸甚惶恐敢達 以諺書下荅曰至慟雖  
同涯以時食飲而支撐者為 主上而然也少伸  
同極之情理只是素膳而已身上姑無時急疾蟋  
何可遽進肉汁乎又如陳請同極之心靡定更  
勿復請也

二十七日內局請 惠慶宮從權再達不許  
藥房口傳啓曰昨日再達于 惠慶宮終不得請  
臣等達宵憂慮不敢以煩瀆為懼今方冒萬死復  
申前請于 惠慶宮惶恐敢啓 荅曰知道 惠  
慶宮藥房口傳達曰昨日煩瀆終未蒙回聽此莫  
非誠淺辭拙之致相顧憂悶繼之以抑菟也前後  
下荅辭意懇惻悲切非不知孝思之靡有窮已然  
禮制有限輕重自別過公除已涉一旬之後尚不  
復應供之常膳求諸禮制固已萬萬過中而不念  
聖上焦迫之心徒守疏水之末節以致真元之漸



損揆以輕重尤豈不大相逕庭乎今若深加叅量  
則必有幡然回思之道伏乞亟許復常膳之請以  
副區區顙祝之望千萬幸甚惶恐敢達 以諺書  
下荅曰屢次如是罔極心事尤切不安連已布意  
且身上姑無疾恙勿為過慮勿為更請也 藥房  
口傳再啓曰卽伏承 惠慶宮下荅一向固拒終  
不回聽臣等誠不勝萬萬焦迫之至久停常膳之  
餘滋補為急而一日二日憂慮益切不避瀆擾之  
罪方又再請于 惠慶宮惶恐敢啓 荅曰知道  
惠慶宮藥房口傳再達曰肝膈之請不得乎格懇

惻之教又此靳持一日二日焦迫轉甚昨日下荅  
雖以姑無疾恙為固拒之一端而行素久則胃氣  
損胃氣損則榮衛受傷雖無目下形顯之症實有  
將來無窮之憂此 聖上所以日夕燭煎不能少  
弛也 慈宮之心如或念及於此必將不待屢煩  
亟賜回聽而徒守過中之禮不體篤至之孝豈不  
萬萬抑菀乎茲敢不避煩瀆更申前請伏乞深加  
思量特許復進常膳以為少寬 聖上之念千萬  
幸甚 以諺書下荅曰忍抑無窮之痛而至于今  
扶支者不欲貽 主上之憂念而然也誠因冥頑

姑無疾恙而卽為復常則情理尤為同極然又如  
是縷縷當觀前頭氣力而為之勿慮也

承 命入侍

傳曰今日京外殺獄審理時大臣同為入侍事遣  
史官傳諭注書鄭東浚來宣

二十八日內局請 惠慶宮從權勉許

藥房口傳啓曰昨日伏承 惠慶宮下答雖有更  
觀前頭之 教目下滋補一時為急勸進之道不  
可遲待今方不避煩瀆冒死申請于 惠慶宮惶  
恐敢啓 答曰知道 惠慶宮藥房口傳達曰昨

承 下答讀至不欲貽 主上慮念之教聚首感  
泣竊庶幾回聽矣末又以當觀前頭氣力為教則  
區區下情還不勝抑菀之至 慈宮若以 聖上  
之心為心則惟當體 聖上日夕之憂從 聖上  
懇切之請而固守既節一向牢拒烏在乎不貽  
主上念慮之意乎胃氣受損之害有非一時外傷  
之比潛銷暗鏹於不知不覺之中及其症形一見  
之後雖欲療治亦不可得矣向來嘔氣之發已是  
胃敗之症卽今薑桂之補亦云晚矣有何前頭之  
遲待乎焦迫之極又犯瀆擾之罪伏乞更加深思

丞許所請以寬 聖念以副顯祝千萬幸甚惶恐  
敢達 以諺書下荅曰當此時私情之同極尤不  
可堪耐雖粥飲亦無強進之意常膳何以進之而  
大疑過費念慮屢巡為請當從近進之矣

承 命入侍

傳曰藥房都提調入侍

有訓局總察之 命

傳曰訓將代當下教本局一應大小戎務都提調  
總察

訓將差代前  
都提調總察

